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上繁华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海上繁华梦>>

13位ISBN编号：9787533304447

10位ISBN编号：7533304446

出版时间：1997-3

出版时间：齐鲁书社

作者：(清）孙家振

页数：502

字数：87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客有问于警梦痴仙者曰：“《海上繁华梦》何为而作也？
”曰：“为其欲警醒世人痴梦也。
”客又曰：“警醒痴梦奈何？
”痴仙曰：“海上繁华，甲于天下，则人之游海上者，其人无一非梦中人，其境即无一非梦中境。
是故灯红酒绿，一梦幻也；车水马龙，一梦游也；张园愚园，戏馆书馆，一引人人梦之地也；长三书寓，么二野鸡，一留人寻梦之乡也。
推之拇战欢呼，酒肉狼藉，是为醉梦：一掷百万，囊资立罄，是为豪梦；送客留髡，荡心醉魄，是为绮梦；密语甜言，心心相印，是为呓梦；桃叶迎归，倾家不惜，是为痴梦；杨花轻薄，捉住还飞，是为空梦。
况乎烟花之地，是非百出，诈伪丛生，则又梦之扰者也；醋海风酸，爱河波苦，则又梦之恶者也；千金易尽，欲壑难填，则又梦之恨者也；果结杨梅，祸贻妻子，则又梦之毒者也；既甘暴弃，渐入下流，则又梦之险而司畏者也。
海上既无一非梦中境，则入是境者，何一非梦中人！
仆白花丛选梦以来，十数年于兹矣，见夫入迷途而不知返者，岁不知其凡几，未尝不心焉伤之。
因作是书，如释氏之现身说法，冀当世阅者或有所悟，勿负作者一片婆心。
是则《繁华梦》之成，殆亦有功于世道人心，而不仅摹写花天酒地，快一时之意，博过眼之欢者欤！
”客闻是言，肃然而起，曰：“何物痴仙，唤醒妖梦。
行将拭目而视新书之出，呕君锦心，饱我馋眼也。
”痴仙一笑，颔之。
客去，乃为诠次其语，即以为《繁华梦》。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者简介

作者:（清）孙家振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上繁华梦>>

书籍目录

序初集　第一回 谢幼安花间感梦 杜少牧海上游春　第二回 长发栈行踪小住 集贤里故友相逢　第三回 款嘉宾一品香开筵 奏新声七盏灯演剧　第四回 升平楼惊逢冶妓 天乐窝引起情魔　第五回 攀相好弄假成真 遇拆梢将无作有　第六回 熊聘飞智伏拆梢党 凤鸣岐巧解是非围　第七回 开豪宴浪子挥金 题妙曲可人如玉　第八回 看跑马大开眼界 戏拉缰险丧身躯　第九回 龙华寺广结香火缘 高昌庙盛赛清明会　第十回 一席绮筵香温玉软 千金孤注蝶舞蚨飞　第十一回 谢幼安识破机关 杜少牧脱离陷阱　第十二回 指迷津凤鸣岐谏友 接家书谢幼安还乡　第十三回 荡子临歧话别难 美人布局迷魂易　第十四回 吟碧庐端阳开夜宴 醉红楼消夏订香盟　第十五回 牢笼有术莲子依心 来去不由藕丝郎意　第十六回 大姐晒台骂大姐 先生妆阁拜先生　第十七回 茜纱窗下昨夜谁人 油碧车中深宵底事　第十八回 怒残花跳槽客去 争闲气摆酒人来　第十九回 挹朝爽也是园赏荷 纳晚凉安垲地品茗　第二十回 广肇山庄建醮 宁波总会碰和　第二十一回 对对和艳婢佯嗔 双双台痴郎豪举　第二十二回 撒娇痴致真楼照相 订盟约福安居谈心　第二十三回 巫岫云蜜语甜言 花媚香打情骂俏　第二十四回 逞豪情点戏一百出 杀水气摆酒十六台　第二十五回 白湘吟去而复来 屠少霞溜之大吉　第二十六回 阿素遍寻屠少霞 志和初气颜如玉　第二十七回 筹节费杜少牧觅友 借嫖资贾逢辰作中　第二十八回 现开消挖肉医疮 假缠绵推心置腹　第二十九回 杜少甫泛舟寻弟 李子靖下榻留宾　第三十回 田舍翁初次入花丛 痴公子一心迷绮障二集　第一回 定归期谢幼安劝友 得头彩杜少牧央媒　第二回 送节盘厚犒俏娘姨 吃司菜急伤骚大姐　第三回 赏中秋回灯开宴 饮长夜击鼓催花　第四回 打房间替抱不平 还局帐拆开好事　第五回 庆通商盛举洋龙会 惊奇遇误走野鸡窠　第六回 计万全设计寻仇 钱守愚破钱免祸　第七回 娶名妓僦居观盛里 贺新郎大宴聚丰园　第八回 羡艳福又动痴情 感旧盟复修前好　第九回 露命书有心笼络 滞归装无术挽回　第十回 姚景桓大闹东尚仁 温生甫被围南兆贵　第十一回 解重围邓子通责妓 施毒计贾逢辰陷人　第十二回 攀冶叶险中狡谋 赏菊花独夸豪举　第十三回 双富堂夏时行出丑 百福里花小桃打胎　第十四回 花小桃死里逃生 屠少霞服中娶妾　第十五回 小房子阿珍泣别 天香院幼安谈禅　第十六回 宴徐园分咏九秋诗 游虹口误打三复宝　第十七回 胡家桥钱守愚投水 久安里潘少安跳墙　第十八回 犯众怒共谋潘少安 发公论二气颜如玉　第十九回 新马路颜如玉借屋 老旗昌荣锦衣开厅　第二十回 悲切切玉殒深宵 恨茫茫花飞何处　第二十一回 游冶之因忿感疾 谢幼安刻意怜香　第二十二回 托终身沥胆披肝 呕锦心猜谜作对　第二十三回 吃年饭纵谈花事 开果盘各献神通　第二十四回 丝清竹脆小玉称觞 花好月圆天香下嫁　第二十五回 开盛筵醵资贺喜 定花榜走笔题春　第二十六回 两洋枪结果冤家 一场火烧光恶棍　第二十七回 游冶之迷楼染毒疾 郑志和深巷唱吴歌　第二十八回 负心妓如是下场 贪欢汉这般结局　第二十九回 谢幼安当筵解梦 杜少牧孽海回头　第三十回 挥慧剑不作狎邪游 著奇文归结繁华梦后集　第一回 巫楚云入门悔嫁 潘小莲落院卖娼　第二回 探消息有意辱残花 觅枝栖无心逢冶叶　第三回 女总会楚云寻阿素 花烟间如玉访蓉仙　第四回 打野鸡出卖杨梅 叉麻雀何来竹笋　第五回 因羞愤投师习赌 借事端殴客拆梢　第六回 周策六曲院寻妻 平戟三胥台访友　第七回 求代死淑姬烈志 赋悼亡名士伤心　第八回 平戟三慰友劝游 杜少牧别兄访学　第九回 贾维新飞扬跋扈 甄敏士道学风流　第十回 斗繁华药业赛灯 轧热闹梨园串戏　第十一回 柳纤纤邀吃留头酒 花好好误垫下脚钱　第十二回 打讨人恶鸨狠心 觅空子赌龟毒眼　第十三回 骗开矿天花乱坠 约游园焰火通明　第十四回 大资本一块金砖 小输赢两张汇票　第十五回 金子富一败涂地 周策六满载还乡　第十六回 麦南出手办赌徒 富罗迎头打大姐　第十七回 许行云耐心服礼 夏尔梅受气发标　第十八回 忿跳槽夏尔梅卖老 怒翻台金子多作威　第十九回 杜少牧苦劝夏尔梅 花笑桃痛骂周策六　第二十回 落帐房笑桃受逼 借干铺少牧担惊　第二十一回 半夕话唤醒柳纤纤 一场和跌倒花好好　第二十二回 许行云央媒说嫁 钱少愚瞒母冶游　第二十三回 夏尔梅做一月老公 金子富借三分重债　第二十四回 卖田产弟兄反目 施家教母子成仇　第二十五回 牙疼咒少愚受魔 心虚病阿珍打鬼　第二十六回 空捣鬼返魂无术 畏见娘落魄有由　第二十七回 全骨肉谢幼安执言 看戏文屠少霞感旧　第二十八回 坐花楼淫姬吊膀 开菊榜伶隐标名　第二十九回 妓嫖妓摆酒闹奇闻 强遇强游园约鏖斗　第三十回 救吞烟手忙脚乱 嬲吃酒眼笑眉开　第三十一回 谢幼安托讽蛀虫 金子富狂斗蟋蟀　第三十二回 十台酒主人多似客 双下脚冬至大如年　第三十三回 颜如玉议捆柳纤纤 夏尔梅思娶花好好　第三十四回 柳纤纤求救济良所 花好好受辱迎春坊　第三十五回 恶鸨二打花好好 赌龟三卖叶蓁蓁　第三十六回 周策六两案并发 夏尔梅一病深缠　第三十七回 平戟三治疾发箴言 夏尔梅临终授遗嘱　第三

十八回 一封书名姬脱籍 三尺法恶鸨游街　第三十九回 颜如玉九曲桥发疯 巫楚云百花里绝命　第四十回 百回书归结繁华梦 一本戏演出过来人

<<海上繁华梦>>

章节摘录

初集第一回 谢幼安花间感梦杜少牧海上游春沧海桑田几变更，繁华海上播新声。
烟花十里消魂地，灯火千家不夜城。
车水马龙游子兴，金樽檀板美人情。
闲来编作新书看，绮梦迷离细品评。
从来俗语说得好：“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
”可知“ 酒 ”、“ 色 ”二字，虽是误人，实是人自己误的。
然而繁华之地，偶一不慎，最易失足。
即以上海一隅而论，自道光二十六年泰西开埠通商以来，洋场十里中，朝朝弦管，暮暮笙歌，赏不尽的是酒绿灯红，说不了的是金迷纸醉。
在司空见惯的，尚能心猿紧缚，意马牢拴，视之如过眼烟云，漠然不动；而客里游人以及青年子弟，处此花花世界，难免不意乱心迷，小之则荡产倾家，大之则伤身害命。
何况人烟既盛，良莠不齐，诈伪丛生，是非百出。
所以烟花之地，实又荆棘之场，陷溺实多，误人非浅。
警梦痴仙生长沪滨，浪游已倦，每一感及，怒焉伤之。
因广平日所见所闻，集为一书，以寓劝惩，以资谈助。
是故此书之作，谓为痴仙之游戏笔墨也可，谓为痴仙之一片警世苦心也亦无不可。
正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千古繁华梦一场。
闲话休提，书归正传。
却说苏州有个饱学秀才，姓谢，名景石，字幼安。
原籍安徽休宁人氏，因避红巾之乱，徙居姑苏。
父名谢荫恩，也是个博学儒生。
母金氏，乃慈乡金念萱之女。
当幼安临蓐的时候，其母梦满堂丝竹而生，因以“ 景石 ”二字命名，幼安为号，取谢安石东山丝竹之意。
乃至长成，出落得一表人才，堂堂非俗；而且资质甚是聪颖，读书一目数行。
因此才名藉甚，远近皆知。
十六岁上案元入泮。
十八岁娶了西村齐氏女眉姑为妻，一双两好，夫唱妇随，甚是相得。
孰料不多几年，父母忽相继逝世。
幼安哀毁逾恒，忽忽不乐。
幸家道颇可温饱，遂绝意进取，做一个林下散人。
每日里与二三知己玩水游山，名胜之区，足迹几遍。
著有《小东山馆纪游吟稿》，自号小东山主，诗笔清新，艺林传诵。
膝下二子：长名麒儿，年七岁，已就傅读书；次麟儿，年才五岁。
幼安在家，闲暇无事，不是以诗酒自娱，便是与齐氏及两个小儿讲讲家常，谈谈各处山川的风景为乐。
一日，值元宵佳节。
齐氏命下人整备酒筵，在花香月满楼与丈夫庆赏元宵。
夫妻父子，共是四人，团圆一桌，说说笑笑，颇极天伦之乐。
两个小孩子，也甚乖觉，你也一杯、我也一盏的敬与父亲。
饮至月过花西，幼安酒落欢肠，不觉多用了几杯，玉山颓倒。
齐氏命佣妇把残肴收拾，又唤乳娘将两个小孩儿领去安睡，自己与小丫头阿翠掌着灯台，扶了丈夫，一步步同进房来，伏伺着宽了鞋袜、外衣，上床安置。
那幼安是酒醉的人，一经卧倒，早入黑甜。
朦胧之间，似有一人手拉手儿，飞也似的出门而去。

回头一看，不是别人，乃自幼同窗、谊结金兰的好友：此人姓杜，名继勋，号少牧，文才出众，人品轩昂，平日之间，最是莫逆。
幼安梦中因开言道：“我认是谁，原来牧弟。
往那里去？
”少牧道：“不必多言，去便自知。
”幼安心下好生纳闷，因是至支，不便拒绝，顺着脚儿，一口气不知跑了多少路程。
后到一处，人烟稠密，灯火辉煌，往来之人，衣服丽都，舆马显赫。
正在看时，忽然少牧将手一撇，不知所往。
幼安大惊，定睛细视，觉得是从斜里一条小路上去的，放心不下，飞步狂追。
却恨那条路曲曲折折、暗暗昏昏的，又狭又险。
走了一程，觉着吃力，站住了脚，欲待路人问个信儿。
谁知这条道上，进来的人甚多，出去的人偏是甚少，要想再走进去，又怕迷了路儿，心下十分焦闷。
忽闻鼻观间一阵异香，沁人心窍。
抬头一看，见道旁有株桂树，那香乃从树上飘来。
默念时值新正，丹桂那得有花？
幸树身不甚高大，折取一枝。
凝神细看，但见这花果然开得香馥馥的，幽越宜人，甚是可爱，不忍轻弃，纳入怀中。
举步欲行，猛听得人语喧哗，有一大群人自内而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不知其数。
也有大呼小叫的，也有无精打采的，也有忿忿不平的，也有连连叹息的，也有半颠不颠的，也有撒娇撒泼的，也有形容憔悴似带重病的，也有衣衫褴缕似甚落魄的。
末后一人，却是少牧，被那班人围住，着他进又不得，退又不能，万分窘急。
幼安吃这一惊，却也不小。
欲待迎上去救他，不知为了何事，且又孤掌难鸣，不敢造次，只得高声大叫，只望他自己出来。
那知少牧竟如不见不闻，毫不理睬。
幼安愈加着急。
正当无可如何之际，猛见他睁着眼睛，把这班人瞧了一回，点点头儿，咬牙切齿的一伸手，在怀中拔出一把剑来，三尺多长，寒光闪闪，甚是怕人，向众人举手一挥；回转头来，又向自己当心直刺，心坎间忽然放出灵光一道，照得幽径通明。
那一班人，发一声喊，一哄散去。
把个幼安一惊而醒，只吓得冷汗涔涔，重衾湿透，却是一场奇梦。
细听谯楼，正敲四鼓。
桌上残灯，半明半灭。
齐氏鼻息方浓。
怀中花香袭人，犹似氤氲未散。
细想方才梦中之事，不知主何朕兆，真令人难解难猜。
然究竟是个酒后之人，翻来覆去，胡思乱想了一回，依旧朦胧睡熟。
及至醒时，将是辰牌时分。
齐氏已起，在窗前对镜理妆。
幼安咳嗽一声，舒了舒腰，抽身坐起。
齐氏问道：“昨宵酒醉，今日身体可好？
为甚起得甚早？
可要再睡片时？
”幼安道：“昨夜不过薄醉，今已平复，不用睡了。
”口说着话，随即下床，穿上鞋袜，套上外衣。
早见阿翠推门进来，叫了一声“少爷、少奶奶”，端上脸水，伏侍幼安先洗了脸，然后泡上一碗玫瑰花的上细雨前茶来。
此乃隔夜齐氏叮嘱，因恐酒醉的人起来不免口渴之故。

幼安接着，呷了几口，放在桌上。
一手拔了一个纸煤，唤：“拿枝水烟袋来！
”阿翠答应，双手奉上一根汉口王恒丰赛银二马车烟袋，又随手划了一枝自来火柴，递与幼安。
吸过几筒，放在一旁，问齐氏道：“两个小儿起来没有？
”齐氏道：“谅应昨夜睡晚了些，今日尚未起身。
”幼安点头道是。
其时齐氏妆已梳好，阿翠过来理了妆具，重新取上牙梳竹篦，与幼安梳辫。
幼安又饮了口茶，将夜来梦境，与齐氏从头至尾细细的说了一番。
齐氏道：“古语有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大约无甚吉凶。
况丹桂飘香，乃是登科之兆，或主将来题名金榜，也未可知。
”幼安笑道：“功名二字，我已置诸度外，即使将来果应是梦，何足为荣！
况目今时世，不重科甲出身，只须略有钱财，捐纳一官半职，便可身膺民社，手握铜符，反把那些科甲中人瞧看不起，不是说他迂腐，便是说他寒酸。
所以弄得时事日非，世风愈下。
反不如静守田园，享些清闲福味的好。
你向来也是个极有识见的女子，如何反想到这一条道儿？
只恐此梦将来断不是这般应法。
”齐氏道：“我也不过是依梦详梦罢了，未来的事，那里能猜得准他？
何必挂怀，反多疑虑。
”幼安道：“我倒不妨，但是杜家二叔，只怕这梦不应则已，应时凶多吉少。
”齐氏尚未回言，忽听楼下僮儿谢义高声问道：“少爷起身不曾？
桃花坞杜家二少爷清早到此，现在书房候着。
”幼安回道：“我晓得了，请他少坐，即便下来。
”谢义答应，自去回覆。
幼安整了整衣，移步下楼，来到书房。
其时少牧坐在书案之上，看那上海寄来的新闻纸儿，见幼安出来，连忙立起，叫声：“安哥！
惊动你了。
”幼安笑道：“自己弟兄，何须客话？
我因昨宵家宴，多饮了几杯酒，故此起得晚了。
牧弟，你来得好早。
”少牧道：“我昨日与少甫家兄在虎邱闲游了一回，即便回去，睡得甚早。
今日家兄又到沧浪亭探友去了，我独自一人在家寂寞，故此出来是。
”幼安道：“原来如此。
少甫近来兴致可好？
我有五六天不见他了。
”少牧道：“他自从去年起了个消寒诗社，诗兴甚好。
昨日想做几条诗谜，与各社友庆赏元宵，后因我强着他一同出去，故而未曾做得。
”幼安道：“少甫这人果然风雅。
”少牧道：“家兄果甚风雅，只是僻性些儿。
前几天，我偶然想起上海地方风景甚好，只恨从未到过，要与他同去一游。
他偏执意不肯，反说上海繁华，我辈少年不去为妙，又讲了许多拦阻的话。
安哥，你道这意见僻是不僻？
”幼安道：“少甫的话，却也不错，上海地面太觉繁华，少年的人血气未定，本来少去为是。
”少牧笑道：“甚么！
安哥，你也来了！
我想人生世上，游历两字是不可少的。

上海虽说世界繁华，依我看来，只要拿定念头，也未见得年少的人必不可去。
何况我们不过略住几天，见识见识风景，便回来的，有甚紧要？
就是李子靖大哥，他不是常住在洋场上么？
年纪也只三十多岁，何尝闹甚事来？
安哥如肯做个伴儿，我一定要去走走。
不知意下若何？
”幼安道：“说起子靖，前日他有贺年信来，甚是挂念我等，深恨不能时常聚首。
我已写有回信去了，不知你可曾有信寄他？
”少牧道：“我本来也想写封信儿，只因有到上海去的意思，将来聚晤不远，故此未曾寄得。
”幼安道：“照你说来，你当真要往上海游玩去么？
实对你说，我昨夜得了一梦，甚是不祥。
劝你还是静住在家，不要出门的好。
”遂将昨夜梦中之事，一五一十的又细细述了一番。
那少牧本来是个疏放的人，那把这种梦儿放在心上？
只因幼安说得十分郑重，故回言道：“古人有云：‘梦寐之事，不可不信，却也不可尽信。
’安哥不肯陪我罢了，我一个人难道不能去得？
只是寂寞些儿。
”幼安听到他这两句话，晓得少牧是有些孩子性的，他说得到便做得到，不陪着去虽是无妨，惟恐日后倘然真的有甚事情，既是至交，何能放心得下？
想到此处，不由不反自己转口道：“话虽如此，我也并不是拘三泥四的人。
你既一定要去，我又闲着在家，上海也不甚多远，何妨陪你走一遭儿。
但是少则十天八天，多至半月一月，定要一同回来，方可使得。
”少牧听幼安忽然答应去了，好不欢喜，连说：“这个自然。
我到上海，本来并无正事，决不多耽搁日子就是。
”幼安道：“既然如此，你想何日动身？
”少牧道：“今日是十六，我须回去收拾收拾，后天十八可好？
”幼安道：“这却随便。
不知坐甚船只？
”少牧道：“若要快些，戴生昌的小火轮船最好。
”幼安道：“我们此去，原是游玩，并非急事，我想不如唤只无锡快船，可以沿途看看景致，岂不甚妙？
”少牧道：“安哥既然喜欢，我回去雇一只大号的是了。
”二人说说谈谈，时已将午。
谢义端上中膳，幼安就留少牧吃过了饭，方才回去。
不必细表。
且说幼安送少牧出门，回至楼上，走到房中，麒儿、麟儿双双的过来，叫了一声“爹爹”。
幼安问道：“你母亲可在里面？
”麒儿道：“往绣娘房里看做鞋子去了。
”幼安道：“你去说爹爹唤他。
”麒儿答应，才待要去，麟儿争着他要去唤，两个小孩忽然相闹起来。
幼安喝住道：“不要胡闹！
你二人同去就是。
”麟儿听得，始欢欢喜喜的与麒儿一同去了。
不多一刻，齐氏回房，麒儿、麟儿也一齐跟着进来。
幼安遂将方才少牧约到上海游玩、择定十八动身的话，说了一番，并言：“去去即回。
家中倘有要事，不妨写信到申。
麒儿待先生开学，便当送去读书，不可使他躲懒。

麟儿须要寒暖当心。
”细细的嘱付了一回。
齐氏因丈夫向来出游惯的，上海又近，所以绝不阻挡，只说：“昨天夜梦不祥，今日杜家二叔恰又前来约伴，须要谨慎些儿，早去早回，没甚事情最好。
”幼安点头称是。
二人说罢，一个牵着麒儿，一个牵着麟儿，同下楼来。
幼安向帐房中取了廿块洋钱，交与谢义，叫他买些土仪，预备到上海时送送亲友；又顺便购些火腿、酱菜等物，以为路菜。
过了一宵，齐氏唤阿翠收拾了一副铺陈、一只衣箱，带些棉皮衣服，取下楼去，交与谢义。
两天易过。
到了十八，幼安一早起身。
梳洗已毕，吃了早膳，下楼来到书房，令谢义将一切应用零星杂物，收拾了两只网篮。
诸事才完，听得有人叩门，乃是少牧与船家到了，说船泊闾门外太子码头。
幼安问少牧：“行李可曾下船？
”少牧道：“均又定妥，但等起程。
”幼安遂唤谢义挑了行李铺陈，同着船家先去。
自己回至房中，别了齐氏。
因他怀孕在身，已有六个多月了，故此叮嘱了好些留心在意的话，又吩咐阿翠及乳娘等一总下人诸事小心。
然后下楼，同着少牧出了大门。
早由谢义唤有两乘轿子候着，轿役伏伺二人登轿，抬上肩头，如飞的向码头而去。
船家一见，急忙铺好跳板，搭上扶手，请二人下船。
其时谢义早经到了，铺陈各物，俱已落舱，见主人登舟，上前交代明白。
幼安对少牧道：“不曾问你，可带个下人同去？
”少牧道：“苏地到申，路途不远，况且少甫在家，不时有事差遣，所以并未带得。
”幼安道：“谢义可要随去？
”少牧道：“也可不必了罢。
谢义并未到过上海，闻听人说，租界地面禁令极多，譬如沿途不准便溺，当街不准晒衣，午后不准倾倒垃圾，夜深不准酗酒高歌，比不得我们苏州地面，可以事事随便。
倘然不知底细，犯出些儿事来，反于主人不便。
你道是也不是？
”幼安点头道：“这却不错，亏你想得甚是周到。
”因唤谢义言道：“轿夫的轿钱叫他家中去取，你也可以回家去了。
我们此回不带下人，待等回来之日，有信来苏，你到码头迎接就是。
”谢义诺诺连声，辞了主人，又回身辞了少牧，上岸同着轿夫自去。
这里船家问明并无别客，随即拔了跳板，解了缆绳，立刻开船了。
一路上，波平浪静，日暖风和。
谢、杜二人，有时说些闲话，有时看些野景，甚是有兴。
到了饭时，船家端上菜来，乃是两尾鲫鱼，一碗肥肉，一碟子火腿，一碟子羊糕。
少牧在网篮内取出两只小酒杯儿，一瓶天津带来的白玫瑰酒，先斟了一杯，递与幼安，又自己斟了一杯。
幼安略略喝了几口，因是高粱，不敢多喝，唤船家取上饭来。
少牧喝了两杯，也用饭了。
船家候二人吃毕，撤过残肴，打上脸水洗脸，又泡了一壶茶来。
幼安取水烟袋吸了几筒水烟，少牧吸了半枝吕宋烟。
此时正是顺风，船家扯起篷来，但听得水声潺潺，那船就如弩箭离弦一般的速。
行有八十余里，天渐黑了，船也停了。

幼安取出一只洋蜡烛台，点上一枝洋烛，照得满船澈亮。
船家端整夜膳，与日间大略相同，不过两只碟子换了一碟松花皮蛋，一碟爆鱼。
二人吃罢，在灯下又略谈了一回话儿，各自安睡。
破晓醒来，但听得耳畔呼呼风响，船家早已开行。
及至申牌时分，离上海只有一九路了。
幼安问少牧道：“我们上岸，还是借客栈的好，还是到集贤里住在子靖大哥那里？
”少牧道：“我想借客栈罢，省得搅扰人家不安。
”幼安道：“我本来想住在子靖大哥家的，既然你的意思喜欢借栈，我也不到李家去了。
”少牧道：“这便甚好。
但不知借在北市还是南市？
”幼安一想，少牧是个爱热闹的，就是借在南市，一定也要天天往北，倒不如北市便些，因道：“还是北市住罢。
”少牧因唤船家问道：“你们的船往常到上海时，停在什么地方？
”船家道：“南市不拘何处码头。
若是北市，或者观音阁码头，或者洋泾浜上岸便些。
”少牧对幼安道：“我们一准停在洋泾浜如何？
”幼安道好。
船家答应，自去料理。
幼安本是惯于出门的人，一面答话，一面收拾行李一切，又替少牧也收拾好了，唤船家进去打好铺盖，只等上岸。
不多一时，船已进了浦江。
但见帆樯林立，舟楫云屯，果然热闹异常，不比别处。
又行有半刻多钟，这船正欲进洋泾浜，猛听得船上人发一声喊，船身忽然往前一磕，约有半箭多远，霎时幌幌荡荡，颠簸起来，几乎侧将转去。
船中诸物，叮口当震响，幼安、少牧相顾失色。
正是：放眼乍来风月地，惊心已入是非门。
毕竟不知这船为何倾侧，且看下回分解。

编辑推荐

《海上繁华梦》由齐鲁书社出版。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